

明代大众信仰与《三遂平妖传》研究

刘彦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明代大众信仰与《三遂平妖传》研究

刘彦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大众信仰与《三遂平妖传》研究 / 刘彦彦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 - 7 - 5161 - 4120 - 5

I. ①明… II. ①刘… III. ①宗教信仰—研究—中国—明代
②古典小说—小说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B929.2②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197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侯苗苗

责任编辑 侯苗苗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戴 巍

出 版

社 址

网 址

邮 编

发 行 部

门 市 部

经 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http://www.cssp.cn

100720

010 - 84083685

010 - 84029450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28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安交通大学“985工程”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三遂平妖传》的创作时代与成书过程	(14)
第一节 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的创作时代	(14)
第二节 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与宋元话本小说之关系	(24)
第三节 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与四十回本之比较	(38)
第二章 《三遂平妖传》的民间秘密宗教以及佛教信仰之传播	(82)
第一节 明代民间秘密宗教之考察	(82)
第二节 《三遂平妖传》与白莲教	(101)
第三节 四十回本《三遂平妖传》所包蕴之佛教信仰	(137)
第三章 《三遂平妖传》法术与《封神演义》法术之比较	(149)
第一节 《三遂平妖传》与《封神演义》法术描写的趋同性	(150)
第二节 《三遂平妖传》与《封神演义》法术的差异性	(163)
第三节 法术描写对作者创作心态之折射	(175)
第四章 《三遂平妖传》之人物原型探赜	(186)
第一节 四十回本《三遂平妖传》狐妖本事源流考	(186)
第二节 蛋子和尚形象之多重文化意蕴	(196)
第三节 白猿的原型与衍变	(213)
参考文献	(223)

导 论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若论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价值和成就，《三遂平妖传》或许并不能跻身于优秀作品之林，但并不能由此而忽略这部作品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地位。任何一流的作品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诚如一位学者所言：“任何名著都不是突兀现身的，它们是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产物，离不开对大量一般的，乃至平庸作品的批判借鉴，割裂其间联系，许多问题就无法得到合理解释。”^①《三遂平妖传》亦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事迹于意造而外，亦采取他杂说，附会入之”^②。它被文学史家定位为神魔小说的开山之作，可以说它的出现刺激催生了《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一批优秀神魔小说的产生，对于日后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广大深远的。因此对于大量的非主流且不成熟的古代小说也需要研究探讨，只是研究的视阈和方法应有别于那些已相对成熟的主流作品。

本书主要从明代大众信仰的角度来探讨《三遂平妖传》，结合文献学、民俗学、宗教学、历史学以及文学等多种学科知识，将宗教、历史与文学相结合，广泛运用比勘考证、钩稽考索、文史互证等研究方法，对《三遂平妖传》文本重新进行反思和探讨。虽然以往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亦曾产生过一些颇有创新的独到见解，但是大部分研究仍是围绕着作者、版本、主题思想等传统论题而展开，而且大多数研究成果仍处于泛泛而谈的阶段。

导致此种研究状况的原因，当然与传统研究者在总体上对这部小说

① 陈大康：《古代小说研究及方法》，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35 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6 页。

的主题意蕴及艺术水准的评价过低密切相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一部作品在长时期内被大多数研究者所轻视，当然有其自身存在着种种不足的原因。但是，该小说在明清时期的读者与批评家的眼中却与今天批评家的判断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现存的版本来看，《三遂平妖传》迄明至清被频繁刊刻汇印，除了现存最早的万历王慎修刻本之外，明代现存的还有天许斋本、嘉会堂本。根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① 著录的清代主要版本有：不冠斋名之八卷四十回本《批评北宋三遂平妖传》，得月楼本四十回不分卷《映旭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映旭斋增订北宋三遂平妖全传》十八卷四十回，《映旭斋增订北宋三遂平妖传》十八卷四十回。另外柳存仁先生《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② 中还著录有《玉兰堂新刻平妖全传》十卷本。还有未见于各家书目的著录有现藏于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书库的清代嘉庆壬申刻本八卷四十回，光绪戊子苏州绿荫堂重刊《绣像平妖传》，吉林省图书馆线装书库藏有道光庚寅刻六卷四十回本，题为《新刻北宋三遂平妖传》的刻本^③。诸多版本的存在说明在明清时期这部小说是极受欢迎和追捧的，如果以当时的评价体系来衡量的话，它也应该算是时人眼中的名著了。也许可以这样说，尽管这部小说难以达到今人眼中的美学高度，但其所包含的文化意蕴却足以引起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

因此，对于这部小说的研究就应该尽量还原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挖掘它所具有的深层文化内涵，也就是说揭示其已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难以被现代人解读出的文化认同感。基于这种研究理念，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着力于探求小说中所蕴涵的宗教文化的丰富内涵，重新阐释解读小说文本，并从一种崭新视角对小说人物形象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出宗教对文学创作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 《三遂平妖传》之研究现状

综观目前《三遂平妖传》的研究成果，给人的突出感受首先就是

①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 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

③ 苏铁戈：《嘉庆壬申刊〈平妖传〉版本考述》，《四川图书馆学报》1986年第1期。

“少而弱”，显示出研究者不关注非主流作品的学术趋向。其次是研究者所涉猎的大多是囿于小说研究的传统领域，通常是对作者、成书年代、版本考证、主题分析的研究，这些当然也是小说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神魔小说大多存在丰富的宗教内涵，但是直到 21 世纪，研究界从宗教文化的视角系统深入考察小说文本者却是绝无仅有的。

目前《三遂平妖传》版本尚存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二十回本，本书论述和引用以 1985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张荣起先生整理的明万历间王慎修二十回本刻本《三遂平妖传》为依据。二是冯梦龙增补的四十回本，本书论述与引用以 2004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明泰昌元年（1620）《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四十回本为依据。归纳以往对于《三遂平妖传》的研究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版本问题的研究。学界一般认为有两个版本系统，即题为罗贯中编次的二十回本与冯梦龙增补的四十回本。但徐朔方认为存在三个版本系统，即罗贯中原本，今佚；据原本删节的二十回本，即北大所藏世德堂本；冯梦龙增补四十回本^①。

中国古代小说的版本向来头绪繁多，情况复杂，若想梳理清楚实非易事。关于《三遂平妖传》的版本也存在此种复杂情况，程毅中曾就此一再论证，但是仍存有诸多疑点难以确证。目前因资料有限，笔者未就此作专章的重复考辨，而是在论述过程中对此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通过阅读时贤的研究成果，笔者也认为题为罗贯中编次的版本之前确实还存在一个版本，但更可能只是说书艺人口头传唱的话本，罗贯中将其整理成底本，所以二十回本部分章回呈现出故事梗概式的书写模式，如第十五回、第十六回、第二十回等。因此才有“首如暗中闻炮，突如其来，尾如饿时嚼蜡，全无滋味”（明泰昌元年刻本《（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张无咎）叙》）的阅读感受。

关于版本先后问题。有学者认为四十回本早于二十回本，二十回本是其删节本，如欧阳健《三遂平妖传原本考辨》^②。另有人认为二十

① 徐朔方：《〈平妖传〉的版本以及〈水浒传〉原本七十回说辨正》，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42 页。

② 《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9 页。

回本系删节本，所据原本亡佚。孙楷第、程毅中等人的看法基本代表了大多数人普遍的观点，即四十回本是在题为罗贯中编次的二十回本基础上的增补本，二十回本为古本。如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载内阁文库藏墨憨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的识语：“旧刻罗贯中《三遂平妖传》，原起不明，非全书也。墨憨斋主人曾于长安复购得数回，残缺难读。乃手自编纂，共四十卷。首尾成文，始称完璧。题曰新平妖传，以别于旧。”孙楷第还认为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刻于万历二十几年。通过版本考辨，目前学界普遍认同此说。关于版本问题，前辈时贤们都做了大量研究，尤其是程毅中在其《再谈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宋元小说研究补订之三》中已多次从版本校勘、故事传承、语言风格等方面加以严谨详尽的考察辨析。笔者完全认同此说，因此无须说多言。

由于版本问题目前没有更进一步的资料来确证，很多疑点难以解决，因此笔者未在此问题上盘桓，而是在第一章里论证了二十回本的成书年代，提出了二十回本与宋元话本的脐带关系，指出二十回本之前应该还存在一个本子，但是究竟是说话人的底本，还是勾栏瓦舍的说话？也就是说文字的还是口头的，缺乏直接材料指证，聊备一说而已。通过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中保留大量宋元话本中的“说话”痕迹，姑且论证罗贯中是依据艺人“说话”所进行的整理和编次，这也就旁证了二十回本早于四十回本。

(2) 关于文本的研究。就今日学术界的研究眼光看，文学的研究不应仅囿于政治的单一维度，因此那些受时代因素所限制，以批判污蔑农民起义、宣扬宗教迷信封建伦理道德等为核心的小说主题研究，在此不再作评价和探讨。笔者主要就近年来从文学本体出发而产生的相关研究话题作简要梳理。首先，对于小说中的民间宗教内容有一定的关注，如段春旭《〈平妖传〉散论》、万晴川《〈三遂平妖传〉与历史上的王则弥勒教起义》、冀运鲁《明中后期女性意识透视：〈平妖传〉解读》等。这些论文或从民间宗教女神崇拜的视角分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或通过小说中出现的神祇或名物称号如“混元老祖”、“蛋子和尚”、“九天玄女”、“无遮”等，与民间宗教神祇或教义的比勘契合来考证其间的联系；或从民间宗教的巫术信仰和女神崇拜角度来分析小说中的法术

以及圣姑姑、胡永儿等女性形象。

其次,20世纪80年代有一批研究《水浒传》的论文,涉及同样署名为罗贯中编次的《三遂平妖传》,因此从比较学研究的角度偶尔会论及《三遂平妖传》的部分内容,诸多学者通过对《水浒传》和《三遂平妖传》两部小说中情节以及赞词的比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上形成了不同阵营。如罗尔纲在1984年第10期《学术月刊》上发表的《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看〈水浒〉著者和原本问题》一文,通过对两部小说中的赞词、叙事以及对待人民大众态度的比勘,证明同为罗贯中所著,并且因为《三遂平妖传》“不讲结构,描写简单”,“所以在艺术上远远不能与他晚年写成的不朽名著《水浒传》相比”,因而认为《水浒传》沿袭了《三遂平妖传》的内容。另一种声音则恰相反,如张国光在1985年第3期《湖北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两截〈水浒〉”之说,岂能成立?——评罗尔纲先生论〈水浒〉抄〈平妖传〉一说之误》一文,断然否认罗尔纲的观点,认为是《平妖传》抄袭《水浒传》。由此论争发轫引发了系列的雷同研究,但无论资料考证还是论述深度均无新的突破。

实际上在明代中后期的小说创作中几乎都存在相互蹈袭的现象,徐朔方称之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独特发展过程,他曾提出:宋元以后,直至明代万历年间,即1620年之前,《三国》、《水浒》、《平妖传》、《金瓶梅》、《西游记》、《封神演义》以及包括《大唐秦王词话》在内的各种历史演义,在它们写定之前,都已在各地不同派系的说话书会的才人的演出场所上同时登台,彼此竞争,互相交流。不同的题材在同一地区,或为同一师承的艺人所演出,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和相互作用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在部分题材相近或相同的作品之间,如《平妖传》与《水浒》,《水浒》与《金瓶梅》,《西游记》与《封神演义》彼此之间多情节的雷同,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①。笔者认为徐朔方的观点更客观并贴近现实,因此在第一章针对《三遂平妖传》与宋元话本之间的关系也作了一些探讨。

^① 徐朔方:《再论〈水浒〉和〈金瓶梅〉不是个人创作——兼及〈平妖传〉〈西游记〉〈封神演义〉成书的一个侧面》,《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3) 关于小说艺术方面的研究。这类研究成果并不多,主要有褒和贬两种态度。如李灵年的《神魔小说〈平妖传〉》对其艺术成就有较高的评价,认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充满了社会性和人情味”^①,这些人物栩栩如生,给读者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语言“既朴素流畅,又幽默泼辣,往往三言两语,就能描摹出复杂而又细微的事物,贴切微妙,引人入胜,与《西游记》的语言风格颇为相似”^②。陈作林《略论〈平妖传〉的艺术得失》则持相反观点,认为《平妖传》在艺术上有突出而严重的缺陷,如“构思混乱,情节的推移拖泥带水”“由于缺乏时代根据,缺乏现实生活的丰厚基础,因而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几乎没有一个是成功的”^③。21世纪学术界对小说艺术的评价体系冲破了以往这种单纯从人物形象、情节构思角度的分析,更注重思想性和文化性的挖掘,如万晴川2005年发表的论文《〈三遂平妖传〉与历史上的王则弥勒教起义》,认为民间宗教的巫术信仰使得这一历史事件在文学创作中演化成了神魔小说,圣姑姑、胡永儿的形象是受民间宗教对女性神祇崇拜影响的结果,尤其是它以巫术观念构建故事情节的艺术手法,成为后世神魔小说的创作范型^④。冀运鲁2006年所发表的论文《明中后期女性意识透视:〈平妖传〉解读》^⑤,从明中后期社会思潮对于女性意识的冲击和影响来分析圣姑姑、胡永儿等女性形象塑造。林嵩2007年所发表的论文《从“妖术”到“灵怪”——论〈平妖传〉性质之演变》^⑥,提出了从小说的题材特征辨析二十回本与四十回本所属性质的衍变。这些论文除个别有创新之处,多数学者虽然调整了研究视角,但研究内容仍然有新瓶装旧酒之嫌,并未出现太多实质

① 李灵年:《神魔小说〈平妖传〉》,载郑云波主编《中国古代通俗小说阅读提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6页。

② 同上书,第77页。

③ 陈作林:《略论〈平妖传〉的艺术得失》,《求是学刊》1986年第3期。

④ 万晴川:《〈三遂平妖传〉与历史上的王则弥勒教起义》,《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2期。

⑤ 冀运鲁:《明中后期女性意识透视:〈平妖传〉解读》,《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3期。

⑥ 林嵩:《从“妖术”到“灵怪”——论〈平妖传〉性质之演变》,《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3期。

性的变化和突破,相关研究依然非常薄弱。

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由于受到当时对通俗文学鄙薄歧视等流行观念的影响,自然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艺术特质。另外通俗小说受众群体的审美趣味也是形成古代小说艺术特质的主要原因,因此用一般的艺术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特色显然是不适宜的。如果再机械地以西方美学的标准来作为评价体系,来衡量所有中国古代小说的审美特质,则无论是褒是贬,都有失公允。

明代万历时期,中国古代小说虽然经过了宋元话本说唱艺术的长期历史积累,但作为书面文学的写作,则尚属初创摸索阶段,因而更多仍然体现的是适应世俗文化圈的民俗性、娱乐性、趣味性的俗文化特质,创作中更在意的是故事、情节、噱头、语言的世俗化以及世俗民众所熟悉的伦理价值系统和民间宗教信仰。明代刻书出版行业为了赢取巨大的商业利润,取悦的自然也是社会世俗大众的审美趣味,精雕细琢的高雅作品不仅耗时从而影响市场需求速度,而且其受众如仅仅局限于文化品位高的精英人士也同样影响市场购买力。考虑到此种社会文化背景,对于该时期的小说作品就不能再吹毛求疵,执拗地坚持以僵硬的审美艺术标准去衡量其艺术价值,而应该更多关注和分析作品中所蕴涵的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特质。

二 研究《三遂平妖传》的价值和意义

《三遂平妖传》是一部与民间宗教相关联的通俗小说,前人的研究中也不乏有少数见解独到的成果,读后令人很受启发。《三遂平妖传》的两个版本系统分别出现在元末和明中后期,这两个时期都是中国思想界动荡多变且俗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小说的教化功用和消遣娱乐功用迎合了时代需求,其寓教于乐的功能愈发被强调出来。在白话小说的发展中,历史小说较早被广泛接受并得到发展,因此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也就起步较早,作为尚虚派的《三遂平妖传》,在创作方法上虽然多有夸张虚构,呈现出七虚三实,笔墨游戏的特征,所谓“翰墨游徙,随兴所之”,“皆不过取快一时之耳目”,“无过于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恼忧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酉阳野史《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但是褒贬劝惩、伦理道德说教的因素亦不失时机地散见其

中，其教化效果更能浸润人心，正如万历王慎修校刻本《三遂平妖传》引言云：“邪之与正，数既不胜，睹形畏影，人所常情。倘潜挫于此刻乎，即跳于史书，翊于剑术，冒谲诞而蒙浮游，慎修固甘之也。自非然者，语怪搜神，大道所忌。《传》复去越《六经》远甚，奚足润尘工左，价高洛阳。”^①因此这种寓教于乐的创作手法成了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流行风气。鉴于此种情况，现在的研究者就很难在小说中单纯地挖掘其艺术成就和主题思想，那些在现代入眼中所谓迷信的、封建的、俚俗的内容往往充斥于作品中。尽管这些内容今天的受众已经难以接受，但不能否认它们是适应当时社会需求的，是赢取古代受众所必须具备的要素，所以对于这部小说的研究也就必须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去考察和把握。

冯梦龙继二十回本之后增补《三遂平妖传》，绝不是单纯出于兴趣所作，而是与当时社会氛围、创作整体水平以及读者群审美需求都有着极大的关系。据当时文人点评：“王缙山先生每称《三遂平妖传》堪与《水浒》颉颃”，“始终结构，有原有尾，备人鬼之态，兼真幻之长”；“余尤爱其以伪天书之诬，兆真天书之乱，妖由人兴，此等语大有关系。闻此书传自京都一勋臣家抄本，即未必果罗公笔，亦当出自高手，非近日作《续三国》、《浪史》、《野史》等，鸱鸣鸦叫，获罪名教者比，永（允）可列小说名家，故贾人乞余叙也，而余许之”（明泰昌元年刻本《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楚黄张无咎叙）。在这些言辞中透露出明显的一点，即《三遂平妖传》在当时可谓名作，在市场极受欢迎，其原因就在于“备人鬼之态，兼真幻之长”的娱乐消遣性和劝善惩恶的教化性。“贾人乞余叙也”，透露出这部小说在当时市场的受欢迎程度。出版商之所以积极出版并乞求作序，完全是畅销的结果。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在广泛流传的过程中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同时也说明它在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功。如果一味以当下评价体系来贬斥这部作品，就很难解释这部作品当时如此红火的现象。这也就是从文化的视角研究这部小说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①（明）罗贯中编次，张荣起整理：《三遂平妖传》（二十回），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

总的来说,这部小说的价值不在于艺术手法的高超,也不在于主题思想境界的高远,而是在于它顺应了社会文化的发展潮流,迎合了当时社会文化审美情趣的标准,令广大受众从中感受到民俗生态文化生活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并且对当时甚嚣尘上的白莲教活动也有所映射。小说反映了明代社会现实不同阶层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市民、商人、官吏以及当时宗教系统的种种世俗化的现状。明代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潮已经被当时的人们所普遍接受,不仅正统宗教积极地相互融合,民间宗教也吸纳儒释道思想各成派系。这种融合性促成了不同特质文化彼此间的包容性、和谐性,出世之雅与入世之俗的分野已渐趋模糊,而雅俗互动的结果则导致了日益强劲的世俗化文化潮流,尤其对于宗教而言更是如此。有明一代宗教世俗化是其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导致正统宗教的式微,民间宗教的发展。比如小说中描写了剑门关道教系统的道士,泗州城迎晖寺的和尚,索人魂魄的全真道士酆净眼,以及残害百姓的头陀,其衰败、冷清、落寞与质变可以看出明代正统宗教不仅未受到民众的虔诚信仰,反而戒规废弛,良莠混杂,乃至伤风败俗,呈现出一派日落西山的残照景象。而圣姑姑、胡永儿、左黜、张鸾等带有宗教性质的人物与组织却游走于城市民间大肆招徕信徒,轰轰烈烈地反抗官府,叛逆朝廷,颇有一番不可遏止的势头,这实际都是在影射明代蓬勃发展的白莲教。

民间宗教教义简便易行,没有严苛的戒律,不须出家修行,信徒主要是社会各阶层的市民、手工业者、商人小贩、农民士兵等来自于普通平凡的民众,因此白莲教也就能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极短时间汇聚成浩大的宗教势力令统治者感到巨大的威胁和恐慌。这些社会现象和来自各阶层的愿望都潜藏在小说描写中,这些描写所散发的社会情绪或者说是一种社会生活状态与当下阅读者产生了默契和共鸣,因此有归属感、亲切感和认同感,甚至会由于某些巧合的描写产生发散性的联想,引发超出文本之外的阅读愉悦感都是有可能的。

有些学者认为胡永儿、左黜在王则起义前都是正派、善良、勇敢、朴素的人物形象,可是起义后要么无端、要么刻意丑化他们,渲染他们的纵淫无度、秽乱丑行,“都是缺乏现实生活基础,且自相矛盾、性格

模糊的败笔”^①。实际上是出于“万恶淫为首”传统伦理文化的心理，通过“淫”来渲染人物的“邪”，而“邪”是与“正”相对立的。作为与正统文化势力与官方宗教势力相对抗的人物，作者描述其“淫”就是为突出其“邪”，可以说这既是社会传统文化约定俗成的思维模式，同时也是作者描写人物转变时为使受众接受的一种文学手段，而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言是冯梦龙“无端渲染”。对于书中人物蛋子和尚形象的分析，有些学者也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将其视为农民起义的叛徒，是个“自身充满矛盾”的角色。实际上蛋子和尚的宗教文化色彩非常浓厚，绝不能简单地从传统道德的标准来衡量其正邪与成败，而应该从佛教尤其是禅宗的文化视角来加以阐释。这个形象的塑造符合传统文化认同的创作模式，因此笔者从这个角度论证并揭示了蛋子和尚这一形象所蕴含的圣王神话模式与圣僧修行模式相杂糅的文化内涵。还有一些论文在阐释人物时存在着误解和偏差，比如认为玄女娘娘的原型即无生老母^②。“李宝瑜《宝卷综录》中所收的白莲教经卷目录中，有《玄娘圣母经》和《玄娘圣母亲书》，而弘阳教的‘玄娘圣母’即‘无生老母’。‘玄娘圣母’与‘玄女娘娘’之名颇相似，由此可以推测四十回本中九天玄女形象可能是弘阳教中无生老母形象的化身和变形。”^③因为无生老母是民间宗教的女神，所以其作者自己最后也无法论证清楚，为什么民间宗教神祇玄女娘娘视赖以民间宗教造反的叛逆者们为“妖”。之所以出现这种矛盾，就是对这个人物形象的误读。实际上无生老母确实小说中有所体现，但并非九天玄女娘娘，而是王则起义队伍中的核心力量——圣姑姑。这个问题笔者在第三章中有详细论证，此处不赘述。

之所以出现误读而不能认识到这部小说的价值，产生出与古人截然不同的评价，主要原因在于没有还原历史传统的大社会文化背景，没有从动态的大文化的角度宏阔地诠释作品深层的文化内涵，仅仅是就文学

① 陈作林：《略论〈平妖传〉的艺术得失》，《求是学刊》1986年第3期。

② 万晴川：《〈三遂平妖传〉与历史上的王则弥勒教起义》，《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2期。

③ 冀运鲁：《明中后期女性意识透视：〈平妖传〉解读》，《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3期。

作品中的静态描写来评价，势必造成僵硬的解读甚至误读。笔者试图从文化与宗教的视角重新建构阅读模式，力图更真实、更贴近作者本意和历史文化生态地阐释作品，这不仅仅是对个案的实践，同时也是对于明代中后期出现的一大批所谓非主流作品的重新阅读和阐释所提供的参考及案例，而这类非主流小说占了文学作品的相当部分，一旦这批作品受到重视，并用正确适宜的方法得到解读阐释，相信它们对于民俗、文化、宗教、历史等各方面都会提供诸多鲜活生动的材料去弥补或补证其研究的空白。

三 本书研究的框架

本书紧紧围绕宗教文化，对《三遂平妖传》文本作了较为详细的解读和阐释。力避重复研究，对于小说作者、成书年代、版本等问题虽有涉及，但仅是从崭新的角度作一些旁证，来支持前辈时贤的论证。本书的研究重点是，尽力还原当时文化传统的大环境下的写作，也就是说通过大量阅读文献和民间宗教典籍、宝卷，沿着当时社会文化潮流与宗教潮流的趋势，追寻作者创作时的心态以及文学的表现张力。本书主要分为四章。

第一章 《三遂平妖传》的创作时代与成书过程

主要就宋元明时期的话本以及说话艺术与《三遂平妖传》的联系，一方面补证了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的成书年代为元末，另一方面论证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为罗贯中记录整理说话艺人底本的长篇话本。四十回本《三遂平妖传》故事内容可谓三实七虚，大部分内容都是从话本、笔记、传说故事等嫁接增衍到王则事件来的，并非王则事件的真实记载，通过对故事情节本事旁稽载籍，探赜索隐，一方面可以印证《三遂平妖传》故事本事多源于唐宋元间民间故事与小说笔记等记载，带有明显世代累积而成的创作模式，另一方面梳理并勾勒出冯梦龙的创作轨迹，从其参考的本事、叙述的模式以及对事件、人物等的重构，揭示出他的文化品位创作思想以及社会文化对他的影响。

第二章 《三遂平妖传》中的民间秘密宗教以及佛教信仰之传播

根据小说中的线索，结合当时的宗教生态，论证冯补本《三遂平妖传》所影射的明代中后期白莲教在民间纠集信徒对抗官府举事起义

的诸多宗教叛乱事件的缩影。本章首先梳理了明代民间秘密宗教的特点以及演变，指出民间各个宗派实际都被官方通称为“白莲教”。厘清了这种民间宗教生存状态之后，笔者通过对小说情节的辨析分析了小说在情节的构思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所受白莲教影响的浸染。还论证了小说文本中的宗教意蕴，以及对现实社会白莲教生态的反映，爬梳了民间宗教启示下的文学书写，并详细分析了文学书写中的情感倾向。另外小说反映了发生在民间市井的故事，因此也涉及一些民间信仰。笔者将小说中这类描述梳理，勾勒出明代民间盛行的信仰痕迹。

第三章 《三遂平妖传》法术与《封神演义》法术之比较

《三遂平妖传》与《封神演义》都属于神魔小说初期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在民间影响甚大，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博人眼球的特点，即法术。《封神演义》虽然以武王伐纣为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但是小说中充分展示的是阐教与截教之间的抗衡，而对阵时的主要表现就是斗法，其中以法宝斗胜最为纷繁。《三遂平妖传》的前身宋人说话《贝州王则》就被标明为“妖术”类，可见在宋代就已将王则起义与法术联系在一起。虽然冯补本中的“邪魔歪道”所影射“白莲教”属于佛教性质，但圣姑姑等所修炼的法术实为道教法术，署题“吴门可观道人小雅氏”的《新列国志叙》就称：“墨憨氏补辑《新平妖传》，奇奇怪怪，邈若河汉，海内惊为异书。”^①，不同于《封神演义》的是，《三遂平妖传》中的法术不仅在于炫耀，更重要的是法术成了小说情节铺衍、丰富以及变化的主要的线索。而且二者对法术的描写和运用各有千秋，不甚相同，故而以此为视角加以比较，探赜索隐，挖掘法术背后隐藏的宗教文化内涵、官方对法术态度在小说中是如何体现的以及作者的创作心态。

第四章 《三遂平妖传》之人物原型探赜

本章主要对小说中的狐妖、蛋子和尚、白猿的原型进行了分析探赜。对比罗本与冯本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冯本将圣姑姑等一千妖人改编成了妖狐，兴妖作乱的狐精不仅撺掇王则反抗朝廷，而且大肆施展妖术佑助王则与王师狡抗。冯梦龙在《平妖传》中所增补狐妖本事大都袭

^① 冯梦龙：《新列国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